

通志彙解





春秋集傳卷第十二

新安東山趙汾輯

昭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氏傳曰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杜元凱曰楚恐晉先歃故不歃此所以不書盟

三月取鄆

鄆者莒魯所爭邑也

文十二年季孫帥師城鄆襄十二年救台遂入鄆

莒嘗取之

不書外取邑雖取之我猶不書也

據成二年齊取龍不書

此季孫

宿伐莒取鄆則其不言伐莒何為內諱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會楚公子圍于號以弭兵尋宋之盟而宿背叔孫違盟伐莒以取鄆於是莒人懇于會叔孫幾為戮賴晉趙武固請於楚而後免故不言伐使若不以師得然而特月以異之

據內取邑不月譏在內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傳曰書曰秦伯之弟鍼罪秦伯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公羊傳曰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

母弟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陳氏傳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伯也魏絳諫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母乃不可乎悼公卒復有事於夷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公子恒稱公子必篡若爭國而後名之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展輿弑君而立莒人召去疾于齊

通志堂

則去疾宜入者也曷爲稱之與爭國同也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展與已立矣而去疾自外而入則固書之與爭國者同也苟曰公子去疾則與大夫之以惡入者無辨矣

莒展與出奔吳

展與嘗踰年矣不稱爵未有成之爲君者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穀梁傳曰疆之爲言猶竟也公羊傳曰與莒爲竟也曷爲帥師而往懼不服也高抑崇曰疆者封溝之也季孫嘗帥師城鄆後復爲莒所取今乘莒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之者懼不服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陳氏傳曰此公子圍弑其君則其書卒何以君薨赴也君弑矣晏然赴於他國之君如恒辭猶鄭駢也而其臣子聽焉相與設應爲後之辭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圍之未弑也魯蔡鄭之大夫固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封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比與圍兄弟也而為右尹於是不義圍而出則非其罪矣出非其罪則曷為書之以圍殺立之罪不著於春秋故書比之出以明變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殺其大夫公孫黑

此殺有罪也曷為從其恒稱據楚得臣宜申宋山皆去族不能以時

討也劉侍讀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之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得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黑伐良霄

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君放楚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臥子產使史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爾國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為也然而春秋或與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先王之法不誅不教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弔少姜也及河晉侯使人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乃還晉猶不敢以嬖寵之喪辱國君也以公自卑為已甚矣趙武之卒也鄭伯如晉弔

及雍乃復諸侯自卑以事晉者不惟魯也
李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元凱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也葬襄公滕子
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始專合諸侯也申楚地在方城之內合南北諸
侯十有二國于方城之內宋世子與淮夷俱繼小
國之君蓋自楚入中國以來所未有而晉人聽焉
則宋之盟爲之也晉侯安於宴樂不在諸侯公室
以卑政在大夫而軍政日弛於是中實畏難而文
以不爭則雖欲不以諸侯與楚不可得矣高抑崇
曰申之會非與國則小國而已魯齊衛曹薛邾杞
不會也宋鄭滕小邾雖會而終不與也則雖偃然
肆志以專諸侯諸侯亦不得已而從之爾

楚人執徐子

陳氏傳曰以夷狄執夷狄不書

據文十二年楚執舒子平昭三十年吳執鍾離子

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自宋之盟中國無大盟會越九年而十二國之君皆受命于楚於是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是故夷狄相執不志為中國危之故志之也

秋七月

為滅國月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再序諸侯有不與伐者也宋華遂鄭大夫從不書八諸侯以兵屬夷狄皆不書也

執齊慶封殺之

穀梁傳曰為齊討也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

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

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

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陳氏傳曰執

齊慶封何以伐吳慶封再奔吳吳子之朱方此執

有罪也曷為不再言楚子

據會于戚晉侯執曹伯再言晉侯

不予楚以

討齊慶封之辭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申之會楚

始專合諸侯夷夏之大變也訖于厥慙諸夏無會

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

之義以號于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

遂滅賴

遂滅國何以不日

據襄十年諸侯會于祖遂滅偃日

異其事於中國也

諸侯滅國不日必有謂而後日甚則不月夷狄滅國不月必有謂而後月甚則日一滅國也而所以詳略不同春秋治夷狄固與中國異也

九月取鄆

其言取之何兼之也莒滅鄆不能救於是鄆叛而來不能以興滅繼絕之義請于天子告于方伯而遂兼之是鄆卒滅於我也故特月以異之

據內取國不月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傳曰卑公室也舍中軍則何以爲卑公室季孫宿以三分公室爲未足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取其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則魯公寄食於三家不復有民矣陳氏傳曰舍中軍從祀先公皆善辭也微國史無以知舍中軍爲季氏專魯從祀先公爲陽虎專季氏也然則春秋固不可以無史與豈惟春秋孔氏之述六經也則以歷世之史筆削之焉爾史行於天下六經修於聖人萬世之後史與經並傳有以考吾之所去取者矣春秋固東遷之史也舍中軍從祀先公是季孫宿陽虎之事魯史云然我何加損焉不沒其實焉

爾矣苟其文不可以不是正則有筆削苟不必是正雖無筆削可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穀梁傳曰莒無大夫

據莒大夫盟會皆書人

其曰牟夷以地來重

地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公羊傳曰其言及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秋七月

為下事月也

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其曰徐人越人便文也故便文則曰徐人越人復

其恒稱則曰徐曰於越皆從史文也劉侍讀曰吳

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

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

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

無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亦稱王王非諸

侯可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

類也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

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始會秦葬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曰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燕及齊平也左氏傳曰暨齊平齊求之也穀梁傳
曰暨者不得已也不言燕蒙上文也州公如曹六
年春正月寔來齊侯伐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
平皆蒙上文也陳氏傳曰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
故而後書於是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
齊齊侯伐燕納簡公庶幾天下之大義也而取燕
姬與其寶賂而還不書平是與齊以定燕也靈公
以來齊首敗伯主之約納晉欒盈叛人也納北燕
伯猶庶幾乎天下之大義而卒與之平是黨亂臣

逆子也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
晉圍衛齊襲莒暨齊平盟于鹹次于伍氏皆罪齊
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焉蓋不予齊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一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穀梁傳曰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

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

志何也世子君之貳也云何以重之存焉志之也

陳氏傳曰兩下相殺雖世子不書據陳佗曹負芻此何以書

斥君之辭也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而自立曹伯廬

卒負芻殺太子而自立猶兩下相殺也初哀公元

妃生偃師而嬖二妃屬其子留於公子招公子過

哀有廢疾招殺其世子偃師而立留哀公經而死

哀有世子矣又屬其嬖子於二公子爲是殺世子

則譏不但其人也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

師陳侯溺卒斥君之辭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已立矣其曰公子何也

據莒展與出奔不言公子

不以留首惡也

公子招立公子留使于徵師告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不曰陳留蔽罪於立之者也是故衛公子瑕楚公子比嘗篡立矣苟有立之者則首惡不在其人故其殺皆曰公子

秋蒐于紅

師田違禮自僖文而後不書者五公矣蒐于紅何以書自僖公救齊而後將帥無公臣凡師皆大夫師之苟軍政不出於公則閱治田狩之事不足譏也於是舍中軍三家分魯而自為師乃蒐于紅以大閱焉蓋魯君無民於是始則其事與師田違禮者不侔矣故大蒐于比蒲于昌間終春秋悉書之詳著其世變以譏大夫之不臣也陳氏傳曰蒐于紅也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皆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莊桓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於是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陳無君者五月矣曷為稱人以殺與討亂同辭公子過與殺偃師者也以其罪宜討故不曰招殺而稱人以殺以為猶國人殺之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曰滅曰執曰殺曰葬皆楚子也據傳楚子在師則曷為但稱

師異其文以異其事也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十一年傳文則是夷狄以詐滅中國而已是故滅陳滅蔡皆不稱楚子稱楚

子則疑於楚莊據滅諸入陳皆稱楚子夷狄滅國不月於是乎日

陳蔡非近楚之小國比也以楚滅陳蔡而中國不能救大其變故皆日以謹之陳孔奐者公子招之黨也放招而殺奐見夷狄之暴而非能用刑也不言大夫據放與殺皆書大夫略外討也黎錡氏曰葬陳哀公非我

往會而書也楚既滅陳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事與齊侯葬紀伯姬同經已而書楚滅陳則執陳公子招殺陳孔奐葬陳哀公皆蒙上文云爾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外災不月其月異亡國也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高抑崇曰陳雖已滅而土地人民猶在焉不與楚滅之故還繫之陳

秋仲孫矍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陳氏傳曰舍中軍矣曷為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司叔弓為意如貳也於是伐莒叔弓佐意如序於仲孫矍之上而叔孫婼居守自是訖春秋魯有四卿

而權歸三家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冬史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名者諸侯之終事也故蔡侯般稱名其曰楚子虔何以夷狄之君殺中國之君名之所以正其罪也

故其自相殺不名據十六年楚子誘殺我蠻子其日謹之也據宣十八年戎師子不日

故其自相殺不月亦據殺戎蠻子穀梁傳曰何為名之夷狄

故其自相殺不月戎蠻子

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謹之而名之也稱日稱地謹之也公羊傳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孫明復曰般之罪不容誅矣楚子貪蔡土地殺之不以其罪故生而名之不得以討賊論當坐誘殺蔡侯般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左氏傳曰齊歸薨大蒐於比蒲非禮也晉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

而無一日之戚

仲孫矪會邾子盟于祿禚

不月略之也

例在成元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

謀救蔡而弗克也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厥憇而不能師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則韓起之懦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曰滅曰執曰用之皆楚子也其稱師何以其懷詐以滅中國而絕其世與爭諸侯之日不同故異其事也其日謹之也孫明復曰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父殺國圍拒守危困以至于死未立可知也劉侍讀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有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苦枕戈終身則有之爲者盡於世子矣陳氏傳曰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之辭也是故均之爲滅國也嘗臣之矣書曰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穀梁傳曰納者內不受也北燕伯何以不名不以高偃名北燕伯也諸侯不相名而況於大夫其可以名諸侯乎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於是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出季氏而慙更其位
 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取郟之役莒人慙于晉晉
 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既
 而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遂奔齊
 以其罪有關於一國之故故不日以異之例見閔如
 晉不書據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書不以謀季氏累吾君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穀梁傳曰其曰晉狄之也晉盟主也楚滅陳晉不
 能救滅蔡欲救而不能棄中國諸侯於楚聽其吞
 滅莫甚於此時而甘心於羣狄則亦夷狄而已矣

陳氏傳曰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
 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
 之志也楚虔弑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
 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於
 狄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詳於狄
 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是
 故自成襄之春秋晉雖或競於楚略之不書也而
 敗狄於交剛于大鹵滅赤狄潞氏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則詳志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內邑言圍皆叛也費叛曷為不書據獲麟後有成叛家臣叛

其大夫而非叛君也是時三家分魯尺地一民皆非魯君之有故家臣得假張公室之美以亢其大夫故圍鄆圍郕皆不言叛苟非叛其君則不足志也劉侍讀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諸侯雖大國誰敢慢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叛入齊而春秋不書非釋蒯不治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眚其不正相乘非一日之積季氏不得以叛名蒯正已而物正此之謂王者之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則何以言弑其君以比首惡

也楚子虔弑立而比出奔比與虔未嘗一日相君臣也則以比首惡何也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十有三年則比一亡公子爾於是比歸自立而虔縊則比首惡矣比歸自立則其見殺猶曰公子何據篡立者比之歸非其意也棄疾脅比而立之又殺而見殺不稱公子代之則比不得為篡國矣故春秋加比以弑君而不罪比之篡國加以弑君則君臣之義正不罪比之篡國則棄疾之惡萬世不可掩矣弑君者日不日加弑也穀梁傳曰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公羊傳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陳氏傳曰比蒙首惡之名則殺之宜稱人其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何靈王之弑棄疾爲之也則是以公子殺公子爾非討賊也杜元凱曰不書弑君位未定也左氏傳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氏傳曰齊服也陳氏傳曰晉復合諸侯也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鄆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孫明復曰自宋之會大夫專盟會者十年申之會

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晉昭公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于此乘楚靈弑逆之禍而已晉乘楚靈弑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果何所爲哉故自是訖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而爲鄆陵之盟矣胡侍講曰其曰同盟劉子與盟也
公不與盟

陳氏傳曰會于沙隨不見公則譏不在魯也於是邾子莒子愬魯于晉晉侯不見公書曰公不與盟譏魯之辭也向也黑壤公不與盟則諱不書盟今也不諱譏魯之辭也於湟梁於祝柯嘗爲魯執邾莒矣而魯亟出師又納其叛人於是邾莒愬於晉

晉爲有辭於魯也而公遂不與盟晉之不自彊於主盟由重丘而後皆大夫爾以晉之不自彊於主盟而復合諸侯於是劉子臨之叔向謀之謀夏猶有屬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人不與盟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鄆陵之後參盟復作則魯誠與讖焉爾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胡侍講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季氏伐莒取鄆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不臣甚矣晉人若按邾莒所愬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則方伯之職

修矣今乃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貨財而已非責其無君臣之義也安得爲伯討乎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蔡靈侯之孫也吳者陳哀侯之孫也其曰蔡侯陳侯旣即位後而來告也皆稱名繼絕也此自楚也其不言自楚何楚滅而後楚復之不爲功也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何休氏曰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孫明復曰二國之命制在夷狄以自歸爲文所以抑彊夷而存中國也穀梁傳曰此未嘗有

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趙伯循曰既復國以禮改葬魯往會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陳氏傳曰大夫不至必見執也而後致亦危之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殺意恢者蒲餘侯也曷為以國殺書譏不在相殺也莒子卒國人欲出郊公而立莒子之弟庚與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則意恢者郊公之所與存亡者也故書其殺以明變也然則郊公出而庚與入何以不書春秋公子爭國非有辨於疑似之際則不書也既郊公見出而庚與以公弟立苟無嫌於亂適春秋奚議焉是故書鄭忽曹羈不書莒郊公書鄭突曹赤不書莒庚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氏傳曰禘于武宮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卒
事禮也胡侍講曰衛有太史柳莊疾君曰若疾革
雖當祭必告是知禮不告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泣
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可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伐鮮虞嘗狄晉矣曷為復書荀吳一伐鮮虞也當
楚人滅中國而晉不能救則狄之以示義當中國
無楚患而晉大夫亟從事於戎狄則復其恒稱以
見實春秋於晉楚之際無不盡其辭矣

冬公如晉

春秋集傳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卷第十三

新安東山趙汭輯

昭公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復貳於晉也左氏傳曰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
成徐子及莒人郟人會齊侯盟于蒲隧叔孫昭子
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
方會之有成而還無伯也夫盟不書不足書也書
伐徐則齊之貳於晉可知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羊傳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

蘇子由曰夷狄相誘殺略之也胡侍講曰蔡侯與戎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謹華夷之辨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郊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月有星孛于大辰

胡侍講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加辰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天之示人顯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不月夷狄相戰略之也陳氏傳曰此楚令尹陽弓也書人吳公子光也書國略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於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矣昭公之春秋莫辨於吳楚也吳嘗敗楚于鵲岸不書

鍾不書年六書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

言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傳曰記異也異其同日而災也外異不書此
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
以同日也據外災不月

六月邾人入郕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瘡飲世子止之藥卒則曷爲書弑其君止

進藥而藥殺也止非心乎弑者止進藥而藥殺則
曷爲加弑焉止自爲藥也君父至尊也藥劑至危
也止自爲藥以進諸君而君卒則是止殺君矣君
子曰藥劑所以致人死者非一端也止進藥而藥
殺可不謂之殺哉止所以異於楚商臣蔡般者過
與故爾然春秋之法一施之者以臣子於君父不
可過也然則止奔晉曷爲不書止誠無所逃其罪
焉爾猶不使與君殺而佚賊者同文明止之非故
也春秋於臣子之獄察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奔未有書自者此其言自何孫明復曰鄭會之邑也言自鄭出奔以別從國都而去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陳氏傳曰此齊豹也則曷爲以賤辭書之奪之司寇則非大夫也盜賤者也以賤者而殺其君兄於是衛侯如死鳥則衛之失政甚矣范凱氏曰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其兄故稱至賤殺至貴公羊傳曰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惡疾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三大夫並出則何以月

據後再自宋南里出奔楚不月

以犯君出也宋

元公惡華向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殺之遂劫公取太子纁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向寧華定之子以爲質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然後出奔故月以異之同於佚賊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胡侍講曰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

三百卅六
朝歌者而不言晉猶曰非自外也有入于蕭者而
不言宋則自外入者也此自外入獨稱宋南里何
也南里者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左氏傳曰華氏居
廬門以南里叛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是
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
之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奔君不月必未成君也此成君何以不月遂失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亟如晉而晉亟辭焉以公不能爲有無也晉人知有
三家而不知有公矣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此佚賊也何以不月譏不在宋也於是公子城以
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
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楚遂越帥
師逆華氏諸侯之成謀曰不如出之以爲楚功乃
固請出之以晉大夫會諸侯之師救宋而絀於遠越
譏不在宋矣是故救宋不書不足書也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亂自內作也然則亂作曷爲不言其人告命未及於魯也景王崩王子與太子之母弟爭立叔鞅歸自京師言之而未知其所定也吾魯史也於王室之故何敢知焉謹志曰王室亂而已穀梁傳曰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以者挈乎人之謂也此嗣天子也其言以之何以

其未成尊則言以苟成尊則不言

以據敬王居于
狄泉不言以嗣君

未踰年嘗稱子未葬名之以其爲天王未踰年之

子則尊之曰王子某者史文也

據後稱王
子猛卒

此未踰年則

曷爲稱王修春秋之特筆也景王太子壽早卒猛

與句皆其母弟也王愛庶子朝欲立之大臣劉單

不可王崩子朝作亂尹召奉之魯春秋書曰王室

亂則劉子單子以王子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子

猛入于王城王子猛卒屬辭疑於羣王子則正不

正何以辨焉故正其尊稱而繫以在喪之名以別

於羣王子之爭立者所以決嫌疑而定猶豫也陳

氏傳曰此爭立也則其遂稱王何成猛之爲王也

於是劉單奉猛尹召奉朝未知其誰宜立也成猛之為王則猛宜立者也是故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為子糾猛雖未踰年成之為王猛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陳氏傳曰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凡以非順辭也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焉者爾是故殺子朝于楚儋翩率子朝之徒以作亂敬王嘗處于姑薺踰年卒克之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是子劉單以復辟之誼也

殺朝事在定五年

冬十月王子猛卒

既葬矣何以名

據諸侯嗣子未葬稱名既葬稱子

未及葬節也禮天子七

月而葬雖渴葬猶稱名嫌欲速也曰卒未成尊也不崩不葬左氏傳曰不成喪也劉侍讀曰以子禮治之也陳氏傳曰猛謚曰悼王則其曰王子猛何未踰年也未踰年之君雖嘗有謚猶不列於廟是故衛侯申雖謚曰戴公猛雖謚曰悼王均之為不成君也王猛矣則其曰王子猛何於其卒從其恒稱爾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爲取邾師故晉人來討也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左氏傳曰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晉人圍郊

晉大夫將從其恒稱矣此籍談荀躒也曷爲復稱
人以其怠於勤王不人之則無以見罪也陳氏傳
曰郊天子之邑也向者子帶之亂晉文公嘗圍溫
矣不書以其討亂也圍郊以伐子朝之黨也則何
以書討亂非晉志也於是王師敗于郊王猛卒敬
王即位矣而籍談荀躒之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

泉次于社踰年子朝立焉而復圍郊則討亂非晉
志也是故晉自交剛之役凡師書君大夫於是復
人之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不日卒于外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於是郊公歸何以不書庚輿復見出則郊公之歸不
固其所也故庚輿以接我書來奔而郊公之歸不
復詳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

此皆從楚之諸侯也則曷為不序凡諸侯以師從夷狄皆略之也例在屬辭辭從主人篇無費辭矣以六國之師敗焉二君滅大夫獲焉故書之哀中國諸侯從役於夷狄以取滅亡而莫之救故舉其重也於是吳伐州來楚遂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戰于雞父則其不言敗楚何夷狄自相敗也是故夷狄自相敗不書諸侯以師從夷狄不書以其從夷狄而師敗君滅大夫獲則書之筆削之義明矣公羊傳曰其言滅獲別君臣也杜元凱曰國君社稷之主故稱滅啖叔佐曰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胡侍講曰書頓胡沈蔡陳許以君大夫為序也

天王居于狄泉

稱天王者既卒已踰年也天子未三年不稱王公羊傳文此踰年爾則其稱王何必三年然後稱王謂宅憂而未出命也春秋侯國之史也諸侯皆踰年稱公而天子未三年不稱王非所以明尊尊也孫明復曰敬王也辟子朝居于狄泉曰天王居于狄泉明正也

尹氏立王子朝

篡位不書據莊十九年蘇子立子頹不書此其書立何以佚賊也昔者子頹之亂鄭虢克復而討子頹則臣子之責已盡子頹之立不書可也今子朝之亂敬王蒙塵四年

而甫定尹召猶以子朝奔楚是佚賊也則子朝之
立不可立不志矣穀梁傳曰不宜立也朝之不名
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范甯氏曰不宜名而言
王子者據衛人立晉不言公子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
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陳氏傳曰此尹圉也曷為
稱尹氏亦非見大夫也於是敬王即位矣子朝入
于尹圉為之殺劉佗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
戍尹子朝入于王城則曷為但言尹氏猶曰獨尹
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
矣

八月乙未地震

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矝卒

右全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陳氏傳曰左氏傳曰謀王室也於是天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晉侯使涖問周故期以明年而後為黃父之會又明年而荀躒趙鞅之師出是故天王書出入而晉師克鞏不書書克鞏是討子朝也

有鸛鵒來巢

左氏傳曰書所無也公羊傳曰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凡雩過祀節不遠者不月此過祀節不遠也則何以日以一月而再雩故日之著其瀆也

例在桓五年

左氏

傳曰書再雩旱甚也啖叔佐曰季辛不言大承上

可知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陳氏傳曰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往也胡侍講曰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焉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曰請待于沂上以察罪不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不許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郕昭伯遂伐公徒公遂行以君伐臣曷為不勝祿去公室政在季氏四公矣民賦入

於其家半矣昭公不忍一朝之忿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

齊侯唁公于野井

胡侍講曰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言其無納公之實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婁謀納公而從公于齊既歸而意如有異志故因禱以自裁也婁與叔誦卒時公在外而皆書日者勢不得臨喪非恤典薄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為公故如晉也曲棘宋地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外取邑嘗稱人此曷為稱君為公取也是故外取邑恒不月雖取諸我不月於是特書月以其為公取之也陳氏傳曰外取邑不書雖取我不書取鄆將以歸公也則何以書病齊侯也昭公孫于齊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遂不果鄆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是以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至不月必有故而月以公不得反國而居于鄆故月以異之後不月者自鄆而行不復爲之變也穀梁傳曰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范甯氏曰居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杜元凱曰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家鉉翁氏曰鄆魯竟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劉侍讀曰有天下者固家天下有一國者固家一國雖上失民下莫敢有也天子棄天下而不守諸侯失其國而不保是以天子有曰出居于鄭諸侯有曰居于鄆夏公圍成

胡侍講曰齊侯自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

師者景公爲義不終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齊侯不能脩方伯連師之職其罪成具矣王公氏曰公以齊師圍成且書公圍成者惡齊人受季氏賂雖得其師不足用也戰于炊鼻不書者諱國惡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貍伯盟于鄆陵

左氏傳曰謀納公也此參盟也其不月何納公非齊志也齊侯貳於晉而專盟嘗盟徐邾莒于蒲隧不書不足書也於是矯納公以盟莒邾杞而卒無能爲春秋存策書之大體以吾君在焉不可不書也故不月以異之

公至自會居于鄆

家鉉翁氏曰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皆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曰入難辭也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則書入而已陳氏傳曰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爲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于成周猶未得

王都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子奔非其罪不書此以佚賊故書之佚賊則何以不月蒙上事月也陳氏傳曰尹氏獨欲立子朝爾則其奔楚曷爲兼言召伯毛伯敬土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爲之也然則曷爲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召奉朝將又莫知其誰立也是故始終于尹氏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弑吳子者公子光也曷為不書光弑而代焉國人不得以賊赴也其不日以別於大臣之弑君而稱國者也陳氏傳曰於是壽夢有四子而季子賢諸樊也餘祭也夷昧也不以國與子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子不受則國宜之光者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光諸樊之子僚夷昧之子父子兄弟苟焉以其位為利至於相戕賊也天理滅矣

楚殺其大夫卻宛

秋晉士鞅宋樂祈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外大夫自為會何謀納公也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衛靈公欲以其公子及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於是樂祈犁北宮喜固請之則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於季孫辭二子與曹滕之大夫而以難復鞅與季孫同惡相濟者也以宋衛君大夫拳拳於納公而公卒不獲反國則晉人為之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初去國何以不如晉而如齊以向者五如晉而不得入恥於奔晉也至是何以復如晉以三如齊而不見恤也然則何以次于乾侯晉人以公非見卑於齊則不來故不使入其國都由晉之諸臣陰黨季氏故也夫晉與魯同出於文王而齊魯甥舅之國也其卑公如此尚望其能納公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元凱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何休氏曰言來者居鄆從國內辭據齊侯及荀樂唁公不言來左氏

傳曰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

君矣君祇辱焉杜元凱曰唁公至晉而不見受也

遣使唁不書據臧紇如齊唁衛侯不書此何以書胡侍講曰譏齊侯

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諸侯失國托於諸侯禮

也諸侯納之正也齊魯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

於其朝曾不能陳師竟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

使唁公豈爲禮乎朱定氏曰齊晉皆大國也世爲牧伯主諸侯之盟不能即誅意如而納昭公徒以屑屑之禮問之唁之所以見其從逆臣不能平魯亂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有感於子家子齊卑君之言復如乾侯冀晉之終見恤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內邑叛不書鄆潰何以書內邑叛非叛其君不足

志也於是昭公見出於季孫齊取鄆以居公有年矣公如晉而鄆潰民迫於季孫不敢復寧公也故志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何言乎公在乾侯劉侍讀曰正月以存公也向者公雖去國然居鄆猶在竟內今鄆潰公無所入羈旅他國故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也此史氏之法也昔者吾君嘗以正月在齊在晉矣說見襄二十九年史所必志而經不書略常以明變也魯君朝伯主而在他國猶曰可也昭公見出於彊臣而在乾侯人道之大變也高抑崇曰鄆魯地曰居者公之所有乾

侯晉地曰在者非公得而專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國滅君奔恒不名

據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

徐子何以名以其

奔楚也向者曰弦曰溫國滅於夷狄而其君皆奔中國譚見滅於齊其君亦未嘗奔蠻夷也徐韜事齊而終服於楚申之會楚人以吳子徐出也執之狩于州來又圍徐以懼吳徐蓋兼事吳楚而卒以違吳人執亡公子之命見滅於吳楚爲出師以救之無及也而徐子猶奔楚以其世服蠻夷雖取滅

亡而不悟不得與國滅君奔中國者比故特書名以異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陳氏傳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又納黑肱卒大夫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是故文公在晉公孫敖會于垂隴襄公在晉季孫宿會于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則非諸侯之事矣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於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爲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

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也公會晉侯于夷儀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屬辭比事而晉人之罪著矣

夏四月丁巳葬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於是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外黨季氏內欺其君使荀躒召季氏會于適歷而偕至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欲公爲之歸以免季氏於討從公于外者皆季氏之仇也慮公則歸矣而已將不得反國故脅公使母歸而請逐季孫于晉不知晉侯終

不能爲公討也晉侯明不足以燭姦使魯君困辱于我土地而不爲圖之是自蔑其君臣之教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氏傳曰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也杜元凱曰不書邾史闕文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何以久在乾侯齊晉不納公也薛士龍曰公在乾侯而大夫出會城成周晉侯之令固行於魯也取闕

吳先生曰昭公爲魯君四封之內皆其土地也書取闕者見公爲季氏所逐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君出入必有告于廟有令于國而後書於是公失國于外令不及魯矣則公之出處曰次曰如曰至曰居曰在曰會盟曰唁公曰圍邑曰鄆潰曰取邑曷爲悉書之以爲史氏之職與則國無君臣非有文告之及魯史安能得公出處歲月如是之詳以爲季孫之志與則君臣方讎季孫豈以謀伺之報詳命史氏於阻兵之日哉傳言季孫欲溝公墓爲惡謚榮成伯止之蓋魯之臣子猶有人焉當定哀之間史臣豈無職思其憂者詳考昭公出處

以補策書之闕乎史記言昭公奔齊魯亂孔子亦適齊當時之事見聞所及使魯史未嘗追捕春秋亦特書之以明君臣之義不可一日而渝季孫雖不臣國不可一日無君也

是伐越

十一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此京師也其曰城成周何以地舉也凡王者所都皆曰京師周自東遷定都王城久矣於是王室亂天王復辟入于成周遂命諸侯城焉故以地舉而

不言京師言京師則疑于王城是役也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尋盟于狄泉則盟何以不書魏舒何以不序大夫自爲盟也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自爲盟而無王如此此狄泉之盟所以不書也其城成周也魏舒屬役於韓簡子既削狄泉之盟則魏舒固宜不序矣穀梁傳曰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於是公七年於外矣而卒以客死則齊晉之罪也
當時以齊晉納公猶反手也而齊之田氏猶魯之

季氏齊君固不勝其臣也晉之六卿猶魯之三家
晉君固不勝其臣也二君者皆蔽於其臣視魯君
之顛沛失所恬不爲動於是季氏之黨益固而公
無反國之期此其所以客死于外也

春秋集傳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卷第十四

新安東山趙汾輯

定公

元年春

元年何以不書正月無君也嗣君踰年雖以故不行即位禮猶必朝廟告朔以明授受故史書其正月以謹始也昭公薨于外季孫以太子衍及務人爲不利於己將廢之而嗣君之位不以時定魯於是曠年無君也無君故史不得書其正月而王下屬於繫事之月如他年此策書之大體無待於筆削而義已明者也蘇子由曰魯之先君雖或在外

不以其道終而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而無君也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

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正月晉人執宋仲幾以歸三月歸于京師則其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何修春秋之特筆也晉人合十國大夫城成周可謂有功於王室矣然尋盟狄泉魏舒干位以涖政是僭王官也執宋仲幾不請于天子而以歸是京師晉也故既削狄泉之盟黜魏舒不序而沒晉人執宋大夫以歸之文特書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上以尊王室下以全諸

侯城成周之功而宋大夫不受功晉人專執其罪皆不可掩矣故凡外大夫見執恒不月於是特月以異之胡侍講曰此歸于京師矣其不言歸之何執之以歸知其非而後歸于京師不足言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公薨于外七月矣至是始以喪至何也季孫疑於所立將求利己者而與之國蓋久而後定始遣叔孫不敢逆公喪以歸也

戊辰公即位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而定公始即位穀梁傳曰殯然後即位也范甯氏曰諸侯五月而

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六月而後即位也凡

公即位史無不書日者在正月者恒不日夫子削之也據日食必在朔猶言日則即位

冢嗣定公得國於季孫而不知為之變故日以異

之蓋不日以為恒則日以為變也穀梁傳曰此其

日何屬也劉侍讀曰季孫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

公子宋喪至壞隤公子宋先入蓋受之季氏非受

之先君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左氏傳曰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宮九月立煬宮

公羊傳曰非禮也胡侍講曰煬公伯禽之子喪事

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汪仲裕

曰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萬孝恭氏曰煬公考公

之弟也魯以弟繼兄蓋始乎此定公乃昭公之弟

季孫舍昭公之嫡嗣而立定公恐人議已於是立

煬宮其意若曰魯一生一及乃國之舊制非吾之

私意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杜元凱曰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穀

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

曰菽舉重也李堯俞曰菽之為物易長而難殺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兩觀僭天子也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僭其三庫雉路也何休氏曰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杜元凱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秋楚人伐吳

楚書大夫將久矣此囊瓦也以其未嘗為中國寇患故其事蠻夷但書人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凡新及新作皆不月

據新延廢新作南門

此以其僭王制特月以

異之胡侍講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何休氏曰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於是定公即位三年而朝晉晉人亦卻之以公為季氏所立不能為有無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不月略之也

例在成元年

薛士龍曰魯大夫而盟諸侯邾

喪未期而為盟會交失之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凡公會侵伐恒不月此以會王臣而攘夷狄故月

以謹之

據僖四年遂伐楚同書月

胡侍講曰蔡侯患楚請師于晉

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老在焉乃以求貨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矣呂大圭氏曰召陵之會晉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

頓胡蓋服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二十四年矣今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子召陵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而曰侵楚是不足與有為也晉自是不復宗諸侯矣陳氏傳曰傳言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則是役劉子為之也劉氏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桓文未有盛於此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桓文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許頓胡沈皆從楚之小國也三國皆從蔡歸晉而沈獨不會召陵畏楚故也晉人既不能絀楚以信蔡乃遷怒于小國使蔡人甘心焉夫以齊桓之伯而不能使楚毋滅江黃宜沈之不敢會中國也其後楚卒滅頓滅胡則小國之從於侵楚者晉亦不能全之也從我者不能全之不從者吾乃滅之是召陵之會諸侯徒以亡三小國而已諸侯何賴焉凡滅國不月此以其君歸故日以甚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葵丘但言諸侯盟平丘但言同盟此何以稱公及是會劉子之志晉不復主盟而劉子又不與盟故

也凡盟皆日其不日亦有別於有伯之盟也陳氏傳曰有晉侯在何以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是故書及劉卷卒諸侯無會同於是諸侯有特相盟者矣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高抑崇曰見陳侯背殯出會也蓋君在殯則辭會可也雖不得已於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爾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王大夫不卒此其卒之何召陵之會為諸侯主於是天子為之來赴故卒之而不稱爵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許翰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書卿帥師著威勝不行於彊暴而行於小弱也

葬劉文公

王大夫不葬此何以葬魯會之也葬則何以舉議稱公王卿士有封國得置臣屬如諸侯也不月禮不備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此其曰蔡侯以吳子何志中國之無伯也蔡為楚所虐請師于晉晉人大合諸侯之師蒞以王官不能絀楚而反為蔡致寇於是蔡人告急於吳吳人因之收攘楚救蔡之功則以中國無伯也其不言救何言以則不得言救也吳以號舉君臣同辭有自來矣此其稱爵何進之也

楚爲中國患久矣城濮之役樂貞子曰漢陽諸姬
楚實盡之而蔡始終受其荼毒已甚然齊桓晉文
之盛而不能加兵於其國都劉文公合諸侯于召
陵而莫能救蔡卒之能爲中國復讎討罪攄神人
人之積憤者吳也是故特稱其爵所謂夷而進於
中國則中國也凡夷狄自相戰不月據昭十七年楚及吳戰于長岸略
之不使與中國同文也於是特書日以詳之蓋許
蔡侯以復世讎而吳之敗楚亦不可與凌弱暴寡
之師例論也公羊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而憂中
國也穀梁傳曰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胡侍
講曰囊瓦以貪敗國故特稱人

楚囊瓦出奔鄭

外大夫出奔非有關於一國之故不書其書囊瓦
何危國亡師而後奔也家鉉翁氏曰書瓦出奔誅
大臣敗國而以身免也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
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內外離叛莫有關心
由是有入郢之禍瓦不能死而亟出奔其罪不可
勝誅矣

庚辰吳入郢

戰稱吳子矣入郢曷爲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
恒稱也凡入國曰國入邑曰邑此入楚矣其曰入
郢何修春秋之特筆也楚之熊繹事周至成王始

以子男田封諸荊山入春秋猶稱荊僖公之時始稱楚蓋荊其本號楚乃僭王後自改之號也春秋從其自號始終稱楚無異辭於是特書入郢而不言入楚以其僭王猾夏不得與三代建國無辜見入者同文也故凡夷狄入中國不月其自相入則又不月據成十七吳入州來定五年十三於越入吳而此特書入以詳之據宣十一楚子入陳討弒君者與此同書日使吳之君臣而有人焉則乘此機雖復文武之境土而興滅國繼絕世可也惜乎吳無君臣不足以及居其功而劉卷既卒晉之志不在諸侯無能起而收之者春秋徒致意焉爾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此使人歸粟于蔡也則何以不言其人內大夫非卿但志其事策書之恒辭也公羊傳曰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高抑崇曰蔡與吳為援而敗楚故諸侯畏而歸之粟非濟其難而賙其無也

於越入吳

於越勾吳皆蠻夷之號也春秋不曰勾吳而曰於越何也武王封太伯之後周章於吳則吳其國名也故得稱吳越雖禹之苗裔而始封於會稽則越

非其封國故以其自號舉之也范甯氏曰於越之言也春秋則其所以自稱者書之

按汲冢竹書有東越於越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其日何滅國以君歸故異之也張主一曰許畏鄭至西邊以依楚於是楚困於吳鄭遂滅之哀公之世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

二月公侵鄭

陳氏傳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

八十年矣至是而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趙鵬飛曰魯自舍軍之後軍皆隸三家公無一旅之眾今意如死定公復自將而侵鄭其後侵齊會晉圍成皆以師行

公至自侵鄭

內侵伐不至此何以致予公之爲晉討也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周六邑而晉使魯討之其興師非一國之私矣蓋不致以爲恒則致以明義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傳曰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高抑崇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今每事一卿故累數之見二卿陽虎所制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犁

晉曷爲執樂祈犁祈犁如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獻楊楮六十於簡子范獻子怨其主於趙氏又有納焉乃譖諸晉侯而執之書曰行人使人也胡侍講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張主一曰諸侯唯宋事晉懼計而遣使善

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爭權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伯統所由絕也

冬城中城

杜元凱曰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杜元凱曰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鄭何以盟結叛晉也不月以其關於諸侯之合散也

是年于沙八年曲濮義同

左氏傳曰盟鹹徵會于衛杜元凱曰

鹹衛地陳氏傳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是其再見其再見何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判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氏傳曰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杜元凱曰瑣即沙也黃震氏曰齊景乘鄭之怨晉而摟鄭與盟又乘衛欲叛晉僞執其行人以侵衛假求平之迹而竊與衛盟時景公即位幾五十年歷晉平晉昭晉頃未嘗敢爭諸侯今見晉定庸

弱六卿擅政老年妄作凡再盟而得二國通開禍端耳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許翰氏曰東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務德以懷諸侯而欲以力經營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內侵伐恒不致再侵齊何以致齊景公結諸侯以叛晉而魯未從故國夏伐我而公再侵齊以報之以其重於叛盟主非一國之私故皆書至以別之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此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則其不書救何杜元凱曰齊師已去公逆會之未入竟也胡侍講曰裴林

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言士鞅皆以師于重也陳氏傳曰鞏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鄆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師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

公至自瓦

公會外大夫恒不致禮卿不會公侯故不書至惡其伉也會師則致重師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陳氏傳曰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於襄之二

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汪仲裕曰於齊始伐盟主書伐衛遂伐晉於晉始討與國書侵鄭遂侵衛齊則伐而晉則侵見晉伯既衰之甚也是故成十五年楚子侵鄭遂侵衛不書十六年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亦不書必若鄭衛叛晉晉以師兩侵之而後書遂焉以著諸侯之不復從晉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杜元凱曰為晉討衛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趙鵬飛曰鄭衛雖受兵而叛晉益堅故為曲濮之盟不復事晉也

從祀先公

此禘也義不在用禘故不稱禘曰從祀先公則其為禘可知矣公羊傳曰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定公順祀杜元凱曰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故通言先公左氏傳曰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已更孟氏冬十一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
僖公劉侍讀曰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
非正矣陽虎將作亂而恐不得民心故爲小正以
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謂季氏以臣
而凌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見
其意其事則順矣其情則逆春秋弗與也凡禘日
甚則不日此以家臣祈亂故又不月以異之

盜竊寶玉大弓

公羊傳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季氏之宰
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
專魯國穀梁傳曰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

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杜元凱曰家臣賤名氏
不見故曰盜蘇子由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
出取寶玉大弓於公宮以行寶玉大弓魯之分器
也南蒯以費叛^{昭十}陽虎以鄆譴龜陰叛侯犯以郕
叛^十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
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陳氏傳曰
陽虎欲去三桓是以陪臣廢置大夫也虎陪臣也
欲廢置三卿而追正宗廟之禮已而弗勝取周公
之分器以出魯莫之禁者書曰從祀先公盜竊寶
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叛皆不書書陽
虎是治陪臣也夫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

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左氏傳曰陽虎歸寶玉大弓然則曷爲不書歸陪臣賤名氏不登于策書盜竊可也曰盜歸可乎故書得寶玉大弓以分器爲重而已公羊傳曰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傳曰惡得之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外次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此其書次何齊景公不度德量力結鄭衛以叛晉欲伐之而代興經既不忍書伐晉故五氏垂葭渠蒨之次屢書之乃伯業之所由衰也左氏傳曰齊侯伐晉夷儀衛侯如五氏杜元凱曰五氏晉地齊侯在五氏衛侯往助之不書伐諱伐盟主也陳氏傳曰外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則諸侯

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魯始叛晉而從齊也齊侯將伐晉既得鄭衛而後伐魯公再侵齊齊亦再伐魯而公會晉師于瓦季孫斯仲孫何忌侵衛東諸侯于魯重於叛晉齊不得魯則晉不可伐故齊之所欲得者莫急於魯也晉士鞅侵鄭遂侵衛而盟于曲濮次于五氏二國

益堅於從齊於是魯亦及齊平而會于夾谷則魯亦叛晉矣

公至自夾谷

公會諸侯嘗不致此其致之何以叛盟主而會齊侯故特書至以異之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曰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沱成何於是執涉沱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沱甚矣晉之不競也許翰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齊人曷爲來歸田結叛晉也魯之事晉自文襄以來未之有改也於是齊將伐晉而魯人事晉益堅齊侯伐魯以求成晉輒出師救之晉與魯相表裏則齊非惟不可得志於晉而亦不可得志於魯也乃以好與魯平而亟來歸魯田之入于齊者庶乎魯人以事晉者而事齊也旣而叔孫州仇如齊公會齊侯盟于黃則魯亦決於叛晉而從齊矣然則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者何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行可云者行有適可而不保其往之謂也齊人奚畏

焉當是時陽虎旣去而南蒯侯犯公山不狃之難未息季孫之用夫子非爲興魯也彼齊人固知孔子於魯非有三年淹者故歸女樂以沮之則鄆謹龜陰之田不爲孔子而來歸明矣孔子嘗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非行可之謂也學者乃欲以相定公會夾谷歸侵田實其言則其知聖人也微矣叛晉惡名也人以利結之則孔子之相是會親受事焉何也晉之失諸侯有自來矣魯之從齊猶在鄭衛之後非得已也使齊侯能脩桓公之業以尊天子安中國則豈唯魯從之將天下諸侯莫不從之惜乎齊景無足望也是時魯卿方有陪臣

之難而夾谷之會不可已也。於是以孔子相是會。聖人何容心焉。鄆齊所取以歸昭公者也。謹陽虎所挾以奔齊者也。龜陰則我龜山之陰是三者皆魯地之見侵於齊者。於是齊人之以之來歸。我何愧焉。斯受之而已矣。陳氏傳曰：未有言歸田言來歸必自外至者也。據鄭來歸初齊來歸衛寶之類鄆謹龜陰田言來歸以是爲齊人之願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胡侍講曰：侯犯以郕叛，不書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圍郕，則彊亦可知矣。三家知傾公室以

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彊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彊其逆彌甚。其失彌遠，故曰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春秋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氏傳曰：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辭僞有疾。子明言於公曰：右師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暨猶及也仲佗石彊宋大夫也公弟與大夫不可累數故曰暨胡侍講曰傳言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向魋地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勿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見宋公以嬖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胡侍講曰四卿入蕭以叛而大心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但曰入于蕭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劉侍讀曰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

冬及鄭平

左氏傳曰始叛晉也其不月

據凡平皆月

以魯與諸侯之

合散繫焉故異之也

叔還如鄭泣盟

吳先生曰及鄭平者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泣盟也家鉉翁氏曰魯既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齊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墮壞也郕叔孫氏之邑也州仇曷為自墮其邑除家臣之患也家臣為患之日久矣陽虎作難囚季孫居鄆陽關以為政三家幾不免焉侯犯以郕叛

叔孫與仲孫帥師圍郕不克再圍之侯犯以郕奔齊齊人乃致郕而侯犯猶在齊也時邑宰數叛魯卿患之孔子方仕於朝而仲由為季氏宰建墮三都之議以絕陪臣之禍故叔孫首帥師墮郕郕易墮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季孫氏之邑也斯曷為自墮其邑除家臣之患也南蒯者費宰也不見禮於季氏欲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已以費為公臣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昭十年齊人致費公山不狃者亦費宰也不得志於季

氏叔孫輒者叔孫氏之庶子也無寵於叔孫氏皆欲因陽虎以去三桓陽虎既敗入于謹陽關以叛奔齊而公山不狃叔孫輒猶在費也於是叔孫墮郈季氏亦墮費費人習於南蒯不狃之亂從二子襲魯公與季氏幾不免焉既敗費人於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而無復陪臣之禍矣故二卿帥師墮費費未易墮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公會盟諸侯嘗不致以卒叛晉而為是盟故致之十有二月公圍成

成孟孫氏之邑也公為自圍成孟孫氏不肯墮成也三家者患同而情異成宰公斂處父者孟氏家隸之良也陽虎之宵軍齊師戒都車皆將為三子不利賴處父發其姦以免陽虎伐孟氏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而敗之二家之臣方竊邑以為其主機宰而處父獨以其邑為孟氏保障此孟孫所以不肯墮成也孟孫不肯墮成而公自圍成用建墮三都之議定於公朝而不但私建於季氏也用建將以弱私家張公室而不但除陪臣之患也陪

臣之患三家之願也故孟孫與季孫同帥師以墮費張公室非三家之願也故孟孫不肯墮成公親圍之而不克蓋三家專魯之日久非一朝之可正也胡侍講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圍成之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據史記在十四年則圍成之時仲尼未得魯國之政也及齊人饋女樂而孔子遂行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公至自圍成

公圍其邑不致據昭公此何以致彊臣據邑叛君如敵國故致之高抑崇曰天子命行乎天下諸侯命行

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親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親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則從也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公以圍成至者著公之弱不能墮成也

十有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氏傳曰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

夏築蛇淵囿

高抑崇曰魯國之囿一而已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何囿之多也

大蒐于比蒲

高抑崇曰魯既叛晉而三家日懼人之圍已故數蒐焉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高抑崇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范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荀躒韓魏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朝歌則曷爲皆以叛書晉人皆以叛告也趙鞅以邯鄲午不歸衛貢五百家殺午而邯鄲叛故范中行氏起而伐之鞅奔晉陽荀躒言於

晉侯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然則討鞅有君命矣是以荀躒又請於公而討二氏二氏伐公國人助公伐之則皆以叛討矣故其奔也皆以叛告諸侯胡侍講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故滅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祈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吳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

晉趙鞅歸于晉

鞅叛而言歸韓魏請而復之也韓魏惡荀范而善

鞅故復鞅使同敵荀范也胡侍講曰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入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以明晉侯縱釋有罪無政刑矣其能國乎陳氏傳曰歸不言自鞅無所自也歸易辭也欒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逐其大夫用南子之譖也衛靈公夫人南子有淫行公叔戌齊世臣也謀去夫人之黨夫人愬於公曰戌將為亂公為逐戌與其黨趙陽北宮結南

子之故也衛侯嬖南子縱其淫佚而不之禁於是一言而出三大夫此衛亂之所從始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嘗會諸侯于召陵故也凡滅國以其君歸日雖

夷狄滅中國猶日據夷狄自相滅以君歸不月重其變也左氏傳曰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國君戰而亡曰滅必死於陳者也非死於陳者亦必詳其所以吳子過門于巢卒見其傷於門巢也

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見其傷於檣李之敗

也凡夷狄交相敗不書

據襄十三年楚人敗吳師十四年楚伐吳吳人敗之類此為吳

子光以敗卒而書吳越深謀報復而越卒亡吳於

是始故詳之也外相敗恒日

據傳三十三晉及姜戎敗秦

此其不日

何略夷狄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氏傳曰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謀殺范中

行氏杜元凱曰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傳曰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杜元凱曰石氏尚名天子之士也脤祭社之肉盛

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穀

梁傳曰脤者何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膳周禮大宗

伯以脤膳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脤以交諸

侯之福凡王使來錫命歸贈歸含來救皆月此其

不月何歸脤乃周官舊典故不月以別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出其世子夫人之故也夫人行惡聞於鄰國

世子羞之蓋以謂夫人夫人惡之反愬於公曰蒯

聵將殺余公為出世子而盡逐其黨夫人嬖故也

靈公以夫人故既出其大夫又出其世子致國本不定終春秋衛亂未已靈公爲之也然則傳言大子與戲陽速謀殺少君速許而弗爲以致事覺出奔者非歟戲陽速蓋迎合夫人之意而爲是言以免禍耳劉侍讀曰蒯聵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甚反不知可羞乎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而慙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淫則言太子將殺予以誣之耳又宋南子家也蒯聵欲殺南子而敗走其家乎胡侍講曰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去國以得罪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而出奔春秋

書之兩著其罪

衛公孟彊出奔鄭

彊比歲帥師則衛之正卿也至是亦以世子之黨見逐則夫人與其黨益得以自恣而無忌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張主一曰蒐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蒐矣孫莘老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公矢魚于棠公狩于郎政猶自公出也自蒐于紅政在三桓雖公自行皆曰大蒐而不曰公見公不得爲政也

邾子來會公

杜元凱曰會公于比蒲也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據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

城莒父及霄

杜元凱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此年不書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曰不言其所食漫也范甯氏曰食非一處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嘗會諸侯于召陵故也以其君歸故曰家鉉翁

氏曰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怨也左氏傳曰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胡侍講曰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人滅之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

夏五月辛亥郊

穀梁傳曰五月郊不時也汪仲裕曰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於今郊於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凶必龜從而郊也但

書改卜牛不書卜郊者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其瀆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

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元凱曰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穀梁傳曰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杜元凱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地取地以處之哀十二年左氏傳曰宋平元之族自肅奔鄭鄭人爲之城邑戈錫是也

齊侯衛侯次于蕒蔭

左氏傳曰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無奔諸侯之喪者邾子來奔喪何示服也邾始強世有惡於魯而常恃晉以爲重至是衰微而晉亦不競故躬爲非禮以示服從庶免侵伐之禍也何休氏曰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氏者何定公之適夫人也何以知其爲適夫人定妣從夫謚而終定哀之世他無定夫人喪則其爲定公適夫人明矣然則何以不稱夫人吳先生曰哀未成君而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也僖宣襄昭四妾母羣臣皆逢君之意而尊之定哀之

際君弱臣強嗣君之母先君之適夫人也乃敢蔑其君而卑其母焉甚矣魯道之衰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家鉉翁氏曰周衰小國以事王朝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矣故邾滕二君來奔喪會葬書之著其失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氏傳曰兩不克襄事禮也

辛巳葬定公

小君者夫人之別號既不喪以夫人之禮而不稱

夫人薨故葬亦不稱小君也杜元凱曰反哭於寢故書葬

冬城漆

杜元凱曰漆邾庶其邑張主一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魯人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啓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謹闡三家謀國不忠之罪也

春秋集傳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卷第十五

新安東山趙汾輯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傳曰報柏舉也杜元凱曰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存之

麇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高抑崇曰魯不當郊天既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雖牛猶非郊時況公斬然在衰經之中

乃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言欲救范氏師及齊衛伐晉則何以不書師為
內諱伐盟主也陳氏傳曰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
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
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
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
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黃震氏曰齊景欲抑晉以
代興圖回數年乃助其叛臣范氏而伐之行之不
以正可羞也已許翰氏曰晉為伯主而諸侯伐之
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伯也王道既盡伯統復

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吾大夫及諸侯盟恒不月此其日之何伐其國而
要之盟故異之也左氏傳曰伐邾將伐絞邾人愛
其土故賂以鄆沂之田而受盟何休氏曰再出太
夫名氏者季孫不與盟也陳氏傳曰自是內外盟
皆不書不足書也是故鄆衍盟吳不書七年萊門盟
吳不書八年甚者會于鄆雖三國盟亦不書十二年杜
說皆非是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自蒯聵出奔傳言靈公嘗再欲命立公子郢矣而郢固辭靈公卒夫人欲立之郢終辭且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則廢蒯聵而立輒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聵初不過以疑似之迹出奔以待父之察尔輒爲蒯聵子豈不知之見其父奔逃于外而遂以爲罪人及靈公薨國人援已以立而遽立于其位則輒之無父可知矣江熙氏曰稱世子明正也孫明復曰其言納于戚者爲輒所拒不得入于衛

也輒貪國叛父逆人理以滅性故孔子於蒯聵出入皆正其世子之名胡侍講曰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則蒯聵爲未絕故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冉有謂子貢曰失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仲尼以爲求仁得仁者也然則爲輒者宜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國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

我子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若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焉有父子爭國而可爲者乎陳氏傳曰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屬辭比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孫明復曰皆言帥師其衆敵也黃震氏曰鄭既叛晉從齊故轉粟以餉范氏助范氏以抗晉也趙鞅者范氏之仇也故帥師禦之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許請遷于楚不月蔡請遷于吳則其書月何蔡既以入吳郢復其世仇其依吳以避楚非得已也故得與邢衛同書月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傳曰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帥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冬蔡遷于州來杜元凱曰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吳人因聘襲之蔡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爲之也胡侍講曰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於是請遷于吳而復自悔其謀之不臧甚矣及吳將襲

蔡乃追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戚衛邑也齊大夫主兵以圍衛邑而不繫之衛何也修春秋之特筆也時衛世子蒯聵在戚軌據國以拒父而齊卿又為出師助衛人圍之則是齊人助子圍父也昔者楚取宋彭城以居宋之叛臣晉為宋合諸侯之師以圍之其圍也雖有宋人猶必繫彭城於宋晉取鄭虎牢以偏鄭而鄭不服諸侯以伯令戍之猶必繫虎牢于鄭此以齊卿主兵乃獨不繫戚於衛者以蒯聵在戚而軌不當有國父不可圍齊人不當黨逆故也是故蒯聵出入皆稱

世子雖魯史舊文夫子實因之正名而於圍戚特不繫衛以異之也學者以鄭世子忽宋彭城鄭虎牢三特筆比而觀之則筆削之情見矣高抑崇曰齊與晉為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許翰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命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足以伯而將有亂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公羊傳曰不言及

據雉門兩觀言及

敵也穀梁傳曰言及則祖

有尊卑矣由我言之則一也孫莘老曰桓公哀公

之十世祖也僖公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劉侍讀曰桓僖宮曷為不毀三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為悅者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杜元凱曰魯懼晉故比年四城趙鵬飛曰晉越齊衛而後至魯魯何虞而備晉啓陽在今沂州地近邾元年伐邾取田疑邾伐我故備之許翰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也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薛士龍曰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杜元凱曰公子駟之黨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此公孫翩弑其君也曷為書盜蔡人諱公孫弑君而赴以盜也於是國人殺翩則何為不書不以討賊告也夫盜有司之所詰而不以君臣之禮治也蔡人殺弑君者而不以討賊告則既赴以盜故也

是以初爲弑君諱而已其不誠莫大焉夫子因而見蔡之無臣子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陳氏傳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殺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杜元凱曰皆弑君黨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此陰地大夫也則其曰晉人何有當國者之命也趙孟之謀國如此宜晉之不競也黃震氏曰晉人執夷狄之君而歸之楚是晉爲楚役也家鉉翁氏曰戎蠻雖邇于楚亦嘗服屬諸夏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戎於是自拔歸晉晉人苟畏楚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矣

城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

范甯氏曰亳即殷武王克殷班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戎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唯其有

屋所以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王貫道曰齊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人伐曹執小

邾子欲爭伯也故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傳曰范氏之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

高抑崇曰瑕邾邑而魯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汪

仲裕曰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曰治范氏之亂也杜元凱曰四年鮮虞納

荀寅于柏人故治其亂

吳伐陳

左氏傳曰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逢滑曰晉盟

主也以晉辭吳若何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

先君之怨侵陳春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張主一曰

夫差黷兵脩怨於中國自取滅亡之道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許翰氏曰陳乞將立陽生乃以詐謀逐高國高國奔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陳氏傳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弑其君荼聖人垂誠深矣
叔還會吳于柤

趙鵬飛曰吳既伐陳魯懼兵之及我故叔還往會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使朱毛弑荼則曷爲書陳乞首惡始謀廢立者陳乞也苟非陳乞則陽生不能篡立而荼亦不至於見弑矣孫莘老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也何休氏曰乞爲首惡故書弑其君陽生實篡故曰入于齊兩舉其罪也陳氏傳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則喜爲衛侯弑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則乞爲陽生弑也曷爲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於是齊

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爲僇矣家鉉翁氏曰陽生於諸子爲長景公出長立幼以是召亂穀梁傳曰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伐鄭

左氏傳曰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傳曰衛不服也高抑崇曰衛輒拒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人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

故加兵於衛何哉

夏公會吳于鄆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薛士龍曰伐邾本三家之謀而公親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公也蘇子由曰其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爲之伐魯復邾子故也杜元凱曰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內外之辭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陳氏傳曰書救曹何曹卒滅於宋也自魯救晉凡

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何以中國無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於亡矣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矣何以不言滅不以滅告也凡滅國而弗有其地者不以滅告滅國而弗有其地必有能興復之者也故狄入衛不言滅吳入郢不言滅公入邾以邾子益來不言滅於是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鄭方救曹侵宋宋人猶未敢言滅曹而有其地也故不以滅告然而曹遂亡而不救則以中國無伯而曹無申包胥茅夷鴻之臣故也

吳伐我

蘇子由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爲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汪仲裕曰我入邾故吳爲邾伐我反已自咎可也

夏齊人取讎及闡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取諸我也公羊傳曰爲以邾子益來也孫明復曰邾子益齊甥也

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傳曰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氏傳曰秋及齊平臧賔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然則交涖盟何以不書皆非卿也非卿名氏不登于策魯史舊章也九年春王三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穀梁傳曰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趙伯循曰取悉俘之也許翰氏曰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夏楚人伐陳

左氏傳曰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吳人討邾奉太子革爲政故邾子來奔

公會吳伐齊

左氏傳曰九年齊侯使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春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息杜元凱曰書會不與謀也

三月戊戌齊陽生卒

弒而書卒從赴也義同鄭伯髡頑楚子麇

夏宋人伐鄭

汪仲裕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憐矣而比歲凡三伐鄭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亦其取之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抑崇曰齊帥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乘其有喪而加兵焉異乎士句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凡會伐而書至恒不月據桓十六至伐鄭宣七至伐來此其月之何以會蠻夷伐中國故月以異之高抑崇曰齊接魯境既聞其喪即遂班師可也所以久不歸者公之進

退制在吳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杜元凱曰書歸齊納之也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楚比歲伐陳爭陳於吳也故吳救陳吳非能以存中國為義者利陳之私於我而已陳氏傳曰自魯救晉凡救皆不書矣鄭救曹則中國無伯諸侯自

相救也中國無伯諸侯自相救春秋憫焉而特書之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春秋之所甚懼也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杜元凱曰不書敗勝負不殊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

會戰而但言伐何也公不與戰也會伐一義也戰一義也薛士龍曰吳自入郢之後久不能見公也六年伐陳吾叔還會之于桓公又會之于鄆吳以邾故伐我而齊取譴聞由是齊魯始睽齊歸二邑我不之寘因與吳合而伐齊故有國書之報於是

卒會吳而勝齊吳之威加於中夏魯有力焉春秋再書公會伐有以見之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於是將戰吳子呼叔孫賜之甲劍鉞則魯與戰矣其不以與戰之辭言之何也諸侯以兵屬夷狄皆不序也既書公會吳伐齊而戰則從其恒辭魯人屈於強夷而求伸於中國其罪不可掩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高抑崇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出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加賦也據傳仲尼曰以丘亦足矣則以丘賦者周制也今改用田賦是加賦也其制則不得而詳知矣何休氏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用田賦言以田爲率也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田不過什一軍賦十六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畫國儲故復用田賦也

杜元凱曰一丘十六井丘賦之法因其土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是常賦之法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用田賦也鄭康成曰見古者不以田爲賦而今用田爲賦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氏傳曰昭公取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及哭故不言葬小君胡侍講曰禮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乃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禮之本喪矣吳先生曰不書薨

葬亦以見魯人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且出之而葬不備況夫人乎

公會吳于橐臯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杜元凱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初尚溫故得有螽至明年復十二月螽實亦十一月也趙鵬飛曰春秋書螽十有八皆在夏秋獨哀公之世再書螽皆在閉蟄之後此恒燠之證也燠而螽生災異兩興也

黃震氏曰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蔓延為來歲之災矣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夷狄舉號君臣同辭故祖之會書會吳傳以為壽夢也此其稱吳子何始接以諸侯之禮也吳僭王猾夏其與諸侯交接往往禮文不典是以中國之君皆自為會而後殊會之故雖吾君之大夫與之特會亦一切以號舉而已黃池晉吳兩主之會然其盟而爭先歃也卒先晉人又子服景伯對吳人

之辭有曰執事以伯召諸侯蓋吳至是始竊侯伯之禮以與諸侯接而魯史亦假子爵以稱之也此盟矣何以不書單平公與會矣何以不志陳氏傳曰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主之之辭而春秋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薛士龍曰吳子忘不共戴天之讎爭中國諸侯於外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胡侍講曰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既破楚又有驕齊之志

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秋公至自會

公會吳楚恒不致此以會侯故致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杜元凱曰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

之次凡星變無不書而春秋所書星變者四皆爲天下紀異也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是時諸侯無王而伯者興雖曰假尊王以示義而天下大權由此實歸齊晉人情絕望於周矣故夫子於莊公之篇初序齊桓伯功而莊王僖王崩葬特削不書此天下一大變也文公十四年孛入北斗是時晉君少不在諸侯而楚圖北方中國罷於戰伐齊商人弑其君執天子之使諸侯不爲之變王室益以微矣故夫子於晉靈會盟不序諸侯而楚君將稱君於是始是年頃王崩葬復削不書又一大變也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

辰平丘而後晉不復能主夏盟子朝之亂諸侯無勤王之師而春秋治在夷狄矣哀公之時東方諸侯制於吳越天下將變爲戰國而春秋終焉以其時考之皆非常之異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曷爲止於獲麟春秋固作於獲麟也獲麟則何以作春秋麟爲聖人出也昔者有聖人受命則天必爲出嘉瑞以應之麟鳳龜龍皆是物也是故庖犧氏王而河出圖大禹興而洛出書文王作而

鳳鳴于岐山皆天之所命也當周之衰天下大亂孔子生有聖德而不得其位諸侯未有能用之者固嘗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猶有待之辭也於是西狩獲麟而夫子老矣乃即魯史作春秋以當瑞應絕筆獲麟文止於所感明不敢廢天命也故王仲淹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程子曰終麟感之始也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弗違春秋之終不外此也杜元凱曰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君子曷為為

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幾于此

春秋集傳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